

吴汉

刚毅木讷的开国名将

没有口才，但有美德，以坚强的意志来治兵，以灵活的战术来作战，以恭敬诚恳而始终如一的态度来事光武帝。刚毅木讷，恰合当时的处世之方。

耿弇

有志竟成的青年将军

耿弇以二十一岁的青年，独归光武帝。后来屢发郡兵，东征西讨，所向有功，为汉家的常胜将军。中兴诸将，吴、耿并称，并不是偶然的虚誉。

王常

深明大义的绿林豪杰

本性非常节俭，行事悉遵法度。既不贪财，亦不横行，地方人士对王常的措施，均表满意，称颂其贤声不已。正式归属光武帝后，所立军功，亦复不少。

岑彭

智勇兼备的大将

本是地方有身份的绅富子弟，后投到光武帝幕中，自此尽其心力，说降朱鲋，击灭秦丰。光复东南的半壁河山，而仅凭一封信，几纸檄文，这种政治战的成就，真可以说是丰功伟绩了。

马武

勇悍率直的名将

常领兵作前锋，奋力作战，所向无前。嗜酒，好说话。常在光武帝面前，议论是非，争长论短，还面折人非。是一个天真无邪的人，光武帝亦不加责怪。

铄期

威勇机智的名将

亲自临阵，手格敌人，身负数创，在所不顾，以自己的忠勇，鼓励军心士气，挽救危局，获得胜利。在光武帝左右，君臣之间相得益彰。

惜秋◎著

東漢風雲人物



邓禹

足智多谋的儒将

独伺机而投光武帝，识时务与知人明。对时局的见解，非常高远，对军事的见解亦为卓解。自初见光武帝至封侯拜相，不过是两年左右的时间，绝非浪得虚名之辈。

寇恂

调畅机先的军政家

对局势有深刻的见解，能照着既定的方针，努力工作。他完美人格和公而忘私的精神，在政治措施中赢得了民心。其顾全大局与不念旧恶的精神称得上是真君子。

冯异

谦恭持重的大将

德才兼备，又通文事，建功而谦逊不邀者，以冯异为第一。军事知识能灵活运用，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善于处人，不矜功、不伐能，是光武帝军中的模范。

来歙

大信士与大勇士

以二千余众，偏师远征，深入敌人要害地区，后无援师，前无通路，但在其决心之下，抵御二十倍以上的敌人，何其壮哉？其公而忘身的精神，诚足以垂法千古。

马援

志略高远的军政家

幼孤而有志，读圣贤书有心得。对人的看法，既深刻又实际，不作敷衍应付，只求自己的心安理得。对贫贱有志有能力的人，称许提携，对位高无能之辈，不假以辞色。

窦融

力保河西走廊的军政家

青年时代，即入仕途，后经营河西，力保安定。其见信于光武帝，从不居功，从不失礼，且毕生以谦逊谨慎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東漢風雲人物



惜秋◎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著作权所有:©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境内(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除外)独家出版。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禁止以商业用途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散布、销售。

版权所有,未经著作权所有人书面授权,禁止对本书之任何部分以电子、机械、影印、录音或其他方式复制或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07-07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汉风云人物/惜秋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5633-6757-3

I. 东… II. 惜… III. 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东汉时代 IV. K820.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799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395790-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1 380mm 1/32

印张:7.375 字数:225 千字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7 000 定价: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39—2925659



目 次

吴 汉	
刚毅木讷的开国名将	1
邓 禹	
足智多谋的儒将	43
耿 弇	
有志竟成的青年将军	63
寇 恂	
调燭机先的军政家	80
冯 异	
谦恭持重的大将	91
王 常	
深明大义的绿色豪杰	109
岑 彭	
智勇兼备的大将	126
来 歙	
大信士与大勇士	142
姚 期	
威勇机智的名将	161



马 武

勇悍率直的名将 177

马 援

志略高远的军政家 192

窦 融

力保河西走廊的军政家 214

目 录

1	马 武	勇悍率直的名将	177
192	马 援	志略高远的军政家	192
214	窦 融	力保河西走廊的军政家	214
238	耿种	耿种	238
258	耿种	耿种	258
278	耿种	耿种	278
298	耿种	耿种	298
318	耿种	耿种	318
338	耿种	耿种	338
358	耿种	耿种	358
378	耿种	耿种	378
398	耿种	耿种	398
418	耿种	耿种	418
438	耿种	耿种	438
458	耿种	耿种	458
478	耿种	耿种	478
498	耿种	耿种	498
518	耿种	耿种	518
538	耿种	耿种	538
558	耿种	耿种	558
578	耿种	耿种	578
598	耿种	耿种	598
618	耿种	耿种	618
638	耿种	耿种	638
658	耿种	耿种	658
678	耿种	耿种	678
698	耿种	耿种	698
718	耿种	耿种	718
738	耿种	耿种	738
758	耿种	耿种	758
778	耿种	耿种	778
798	耿种	耿种	798
818	耿种	耿种	818
838	耿种	耿种	838
858	耿种	耿种	858
878	耿种	耿种	878
898	耿种	耿种	898
918	耿种	耿种	918
938	耿种	耿种	938
958	耿种	耿种	958
978	耿种	耿种	978
998	耿种	耿种	998



吴 汉

——刚毅木讷的开国名将

京剧中的吴汉

我们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伟大的时代是战国时代，酝酿出一个真正统一的政府来；第二个伟大的时代是秦末的大混乱，酝酿出一个巩固的统一政府西汉政权来；第三个伟大的时代是王莽篡位后天下大混乱，酝酿出一个东汉政权来。每一个大混乱的时代，多少英雄豪杰，奋其才智与能力，创造丰功伟绩，对国家作重大的贡献，名垂青史，永为后人景仰。在建立东汉政权的努力中，作者首先要介绍的，便是大家所熟知的吴汉。

大家对吴汉这位东汉开国名将所以熟悉的原因，不是由于历史的知识，而是从戏剧中得来的。原来，在南派的京剧中，有一出代表性的戏，叫做《斩经堂》的，是麒麟童的拿手杰作。戏剧的故事，便是以吴汉为主角，说是王莽在篡汉以后，举行武科考试，意欲网罗天下才雋的武勇之人，作他的爪牙；吴汉在新莽朝的武科考试中，考取了第一名状元，即受王莽的特别赏识，招为东床驸马，把他的爱女王兰英，下嫁给这位新状元，并且派他做潼关总兵，把首都长安的东方门户之防守重责，交给他。吴汉是一位孝子，父亲已经过世，事母至为恭顺，而王兰英则为一个极为贤淑的女子。兰英知道他父亲王莽，作恶多端，已为天下人所欲得而甘心的魔头；为了要修身赎罪，使他父亲不致获得恶报，所以特别设了一个佛堂，早夕诵经念佛，虔心虔诚地顶礼膜拜。吴汉在潼关，操兵练将，工作十分认真。一日，他在关上查获一个汉室宗亲刘秀，当时称为妖人，将其囚禁起来，即将解往长安，向王莽请功。吴汉



的一位好朋友，也是同刘秀一起做反莽工作的志士，挺身而出，向吴汉说明他和刘秀志在匡复汉室，消灭王莽伪政权；他把忠义的大道理，向吴汉游说，希望吴汉能够深明大义，释放刘秀，共同反莽。吴汉认为他是王莽的懿亲贵戚，决不能反对王莽，也决不能释放刘秀。因此，他们两个友谊深厚的年轻人，争得面红耳赤，毫无结果。吴汉回到家中，向他的母亲陈说他查获刘秀的得意杰作，认为有此大功，又将得升官的机会；不料他母亲听到他的报告后，气绝而晕，醒来后，口称刘秀为其幼主，称王莽为其仇人。因而说明吴家和王莽，有不共戴天之仇。她说吴汉的父亲，是一位汉室的忠臣；当王莽毒杀平帝而企图篡汉时，满朝文武，只有吴汉的父亲和另外一位忠臣，抗声不从，并且揭破王莽的奸谋毒计；王莽大怒，因而把他们都杀死了；她因为吴汉年纪还小，不能自立，所以苟且偷生，把吴汉教养成人；天幸汉家有后，光复旧日政权有期；而这个汉家的唯一继承人今被吴汉捉获，所以她非常生气，问他要不要报杀父之仇？吴汉的答复是要报仇的。于是她提出三个条件，要吴汉立刻办到。这三个条件：第一个是马上释放刘秀，第二个是把潼关的帅字旗砍倒，第三件事是把王兰英杀了，她在前堂等候王兰英的头。于是吴汉提着宝剑，到王兰英念经礼佛的经堂，要向兰英下手。但是他看到兰英那种虔敬礼佛的样子，想到兰英平日柔顺恩爱的情形，又有点不忍心下手；兰英看到吴汉那种尴尬的神情，问他为了什么？他只好把母亲的命令，向兰英说明。兰英深明大义，知道做错事情的是她的父亲，于是趁吴汉不防，抽出吴汉的佩剑，自刭而死。这是《斩经堂》的全部故事。

这出戏的内容，对社会教育来说，有其深长的意义；就文艺与社教来说，主题正确，无可批评。但就文理和历史事实来说，那就问题丛丛了。第一，剧名不通，斩是动词，经堂是一个名词，在语法上是斩字的受词，试问经堂这个地方，将如何被斩呢？就剧情来看，这出戏应该命名为经堂斩妻，方无睚眦，但是剧作家是这样命名了，演剧家也就这样演出了，由此可知这出戏一定出于只知道编剧而不知道属词遣字的通俗性作家之手，不是出于懂得戏剧的知识分子或文人学士之手，京剧中类此情形甚多，也有文不对题的剧名，如《坐宫盗令》的“盗”字，便是一个例子。大凡看过京剧《四郎探母》这出戏的人，都知道杨延辉之妻铁镜公主见到她母亲萧后时，自始至终，对令箭并没有偷与盗的动作，只是托词她的儿子要玩玩她外祖母的令箭，于是外祖母出于爱孙心切，把她的令箭给她了。这样的情形，只能说是慌或骗，怎



能说盗？京剧在这种地方，都需要润饰或删改之处甚多。这里但举例说明而已。

第二，是事实错误。按佛教之传入我国，是在东汉明帝之时，王莽篡汉时，安得有佛教？所谓设置经堂，礼佛诵经，那更是后来的事，王兰英安得为此？举行文武考试，那也是后来的事，两汉所行的是察举制度，那就是地方自治官员性质的乡老或三老，或地方官对本地方孝行卓著的人，或廉明公正的人，向上级政府保荐，经过考察无误，再向中央政府保荐。故两汉最重地方官吏的廉明公正，今日言政治清明者，必推两汉，便是这种制度的成效。在王莽时，安得有武科考试？更安得有武状元的名词？推之，王兰英有没有这个人？吴汉的父亲有没有在朝为官？有没有当着朝廷众官之前辱骂王莽之事？以及吴汉之父被杀，吴汉被招为驸马，并杀王莽爱女之事的有无，都是一个谜。我们从历史事实来看，这个故事所叙述的历史，都是向壁虚造，并没有什么根据。不过，吴汉倒是确有其人，而且是东汉的开国名将。其言其行，可以作为我们青年的榜样之处极多。因而作者要将吴汉的真实故事，向读者介绍。这里，作者要特别说明的是，戏剧故事，有的是大部分是真实的，有的只有极小部分是真实的，有的全部是虚构的。有的戏剧，只有一二人是真的，也有的连人名都是造出来的。戏剧是属于文艺的范畴，文艺原是想像力与文字技巧的结晶，原不必与历史事实相合；如果与历史事实相合，那也不过是一种巧合，我们不必对此认真。作者所以常常要以戏剧故事来作历史人物的说明之助，不过是引起读者的兴趣罢了。但是，如果一个历史伟人，被剧作家或小说家所歪曲，成为一个反派人物，构成一种不正确的印象，那我们便有为这个人物作辩白之必要了。戏剧或小说中，的确有颠倒是非的情形的，如《狸猫换太子》一剧中的刘妃，那便是宋代著有政绩的章献太后，但剧作家确将她写成一个奸险残忍的凶恶之人；如《冀州堂》或《一棒雪》或《审头刺汤》中的陆炳，剧作家把他塑成为一个打抱不平和有胆量与权奸针锋相对的英雄性人物，实际上陆炳是东厂（明代特务机关）首领，且与严嵩同党，并没有多少善行可述的人。诸如此类，容作者有机会时分别作真实性的历史事实的叙述，来向读者介绍。

在《斩经堂》这出戏中的吴汉，对其母亲的训教，十分尊重，三个条件完全做到，是他的孝；他弃高官，摒厚禄，一心要报杀父之仇，也是他的大孝；他凭他母亲的一句话，便释放刘秀，并且从此跟刘秀一起做反莽工作，这真是



弃暗投明，是对汉朝政权的忠；王兰英听到吴汉转述他母亲的命令，自认这是她父亲的应得报应，自杀来成全吴汉的忠与孝，她的义行是值得称道的；吴汉的母亲抚养孤儿，忍辱负重，以报复其夫之仇，这是她的节，她知道她儿子一定会杀媳报仇的，不等她儿子出来，便自杀了，这是她的烈。所以这出戏就历史事实来说，虽为虚构，但有其教忠教孝，崇节尚义的意义，我们不必以其不合史实，而予以毗议。但是，吴汉的真正历史，我们应该知道的，这是作者提出《斩经堂》的故事为引子，而特别介绍吴汉的用意所在了。

吴汉的时代背景

吴汉是新莽大混乱时代的人，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那个时代混乱的情形。那个时代的大混乱，其主要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王莽篡汉所引起的士大夫阶层与知识分子乃至一般百姓之不平与愤怒，一个是连年灾荒所引起的社会骚动。前者是反王莽运动的主力，后者是社会盗贼蜂起的主因，两者都是使王莽政权覆灭的主要原因。

西汉政权之动摇，实始于汉元帝。元帝的父亲是汉室中兴之主的汉宣帝。元帝幼年，受儒家教育的熏陶甚深，所以常常向他父亲建议实行儒家的道理。儒家的道理，经过一些在野儒家的努力，使修己之道大备，但对实际政治的运用，却只是一套空洞的理论。汉家政治，以黄老清静无为的不干涉主义待百姓，而以严刑峻法来治官治民。此在汉宣帝称之为杂王霸而治的途径；王就是教民为善，霸就是禁官与民为恶。宣帝对于元帝的建议，颇不赞成，认为太子对于天下恐怕无法治理而致乱，所以曾有废置的意思；但以元帝为许后微时所生，时许后已亡，故有所不忍。元帝的老师疏广、疏受两兄弟，也知道元帝之不足以有为，所以很早就告老还乡。宣帝病笃时，以其祖母史良娣之侄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太子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太子少傅周堪为光禄大夫，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萧望之与周堪都是当时的名儒，以帝师之尊而领行政大权，言治乱都中肯綮，又与宗室有行者谋议，多所建树，元帝得到这两位有德有能的大臣之匡扶，总算把汉家的政治，还没有败坏到什么程度。但是史高这位同受辅托之重的大臣，则结合宦官弘恭石显，成另一势力。元帝的健康不佳，宫中的政令宣达，常常假手于石显；而石



显为人，非常慧黠，外示和顺，内藏奸诈，很能够窥伺人意，以花言巧语，颠倒是非，中伤他人。石显与史高相表里，外朝与内廷勾结在一起，萧望之等乃渐被排挤，萧望之也深知道史高石显集团，将对汉家政治有很大的危害，乃向元帝建议：“中书（时弘恭为中书令，石显为仆射）政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之义。”无奈元帝庸碌，久久不能决，而弘恭石显史高等，反得向元帝诬陷萧望之，说他“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召致廷尉”。糊涂的元帝，竟下萧望之于狱，免其官而迫害之，周堪亦积愤而卒。这是外戚与宦官结合害死公正大臣的第一回合。自此，宦官之势大张，汉家政治，就向不可收拾之途发展了。

汉元帝在位十五年而卒，由成帝继位。以他的大舅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不久专朝政，其弟王崇、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皆封为列侯，大权独揽，骄恣专横，党同伐异，凡是以正义为立场而不附和王凤的，轻则被逐，重则被杀，外朝诸臣，唯王凤之马首是瞻；而内廷更有太后为其支柱，成帝只是一个傀儡天子，备立承诺而已。

中央政府既是王凤的势力圈，地方政府的人事，也逐渐布满了他的党羽，郡国的守相，各州的刺史，都出王凤之门。这样，便奠定了王氏在汉家政权下的实际权力的基础。如果王凤天假以年，那转移汉家政权的，恐怕等不到王莽了。王氏一门显贵，贪污成为风气，各方所贻的珍宝，悉入王家的私门，其富实已驾汉天子而上之。王凤在职十一年而卒，接替而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而辅政者，为其从弟王音。王音在职七年，王凤之弟王商接替辅政，为大司马卫将军，三年而卒。由王凤之弟王根为大司马骠骑将军辅政，在职四年而病免，乃以王凤的从子王莽为大司马辅政，于是朝政大权，落入王莽之手，成帝在位二十六年而卒，无子，以其侄刘欣继位，是为哀帝。他的昏庸实较元帝成帝为尤甚，他信任侍中董贤，作恶多端。哀帝久病无子，董贤自以貌美而性和，媚侍哀帝，与同寝处，声势逐渐烜赫，如其妻得通籍殿中，妹为昭仪，父为少府，一门俱得显贵。哀帝特为董贤筑大第于北阙下，规模有如宫殿，并赐武库禁兵为其守卫，甚至哀帝所用的舆服，都一式无二地做两套，而以其一赠董贤，其得哀帝的宠幸之深，由此可知。这个时候的王莽，已摆脱朝政而家居。

原来，王莽是一个深藏不露的伪君子，王氏子侄竞为奢侈，而莽独慕俭谨慎，不事浮华，勤俭好学，一身儒服，居之若素。王莽的父亲王曼，早死，莽



又年幼，故王太后兄弟皆为列侯，后且多辅政，而王莽独不得与封，王太后及王凤，都对王莽好像欠了重债而未还，心中有无限的歉疚。王莽事母既孝，事寡嫂亦恭，因此而得贤声。会王凤病，王莽侍于寝次，衣不解带，亲尝汤药，蓬首垢面，经月不怠，王凤心中，又多了一层感激之意，因在他谢世之前，面托太后，希予位置。而王莽的书砚之友，复多名士，如戴崇、金涉等，也都为王莽誉扬。内外一致的推举，于是王莽被封为新都侯，继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可是王莽也真有他一套，官阶愈高，言行愈谨，操守益廉，禄俸所入，悉以结纳宾客，务使家无所余。因而他的虚誉，犹高过于他的权倾中外的诸伯叔兄弟。有一次，他忽然收蓄一婢，他的兄弟行都非常奇怪，他说他并不是自己需要奴婢，而是因为后将军朱子元没有儿子，此婢有宜男之相，故买而赠之。他果然立刻把这个奴婢送给朱子元。成帝末年，卫尉淳于长有宠，王莽发其奸，因而被斩，成帝以为忠。平居，又好发议论，深得知识分子的好感。及王根病，荐王莽以自代，成帝从之，中外以为得人。时王莽年三十八岁，既柄政，益自惕励，勤于政事，力求贤良以为掾史，所得赏赐，都作交游之用，而自己的生活，却更为俭约。他的母亲病了，列侯公卿的夫人都前去问候，由王莽的妻子自为接待，布衣不蔽膝（那时候的女子服装，行的是迷你裙，长可曳地），见者以为奴婢。其矫情虚饰，常如此，故贤名益著，成帝既卒，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王太后因命王莽就第，王莽因恳请辞职，不许，但终以和傅太后的意旨不合而免去职务。故哀帝时代的一切胡作非为，不但王莽不受影响，反而增加了他的声望。

哀帝在位六年而卒，亦无子。于是太皇太后（即王莽的姑母）下诏起用王莽，任命他做大司马，辅政。王莽复职后的第一件大事，是迎立哀帝从弟中山王的儿子叫做箕的继承大位，这就是汉平帝，年九岁，不能亲政，太皇太后临朝听政。因此，外朝大权归于王莽，而内廷大权则入太皇太后之手。他们姑侄二人，包办了汉家宫中府中的政事，为汉家政权的转移，奠定了更坚固的基础。王莽之迎立幼主为帝，是他政治野心的初步实现。

其第二步则为扫除哀帝时代执掌大权的分子。哀帝时代红过半边天的董贤，他首遭受斗争，其印绶即被搜去，并且即遭迫害。哀帝时宫中的幕后主持人，亦即罢斥王莽的人是傅太后，哀帝之母丁姬，尊号都被迫夺，成帝与哀帝的皇后都被迫自杀。因此而造成王莽姑侄二人的稳固形势。凡此种，当然都是王莽出的主意，而由太皇太后所同意。按照平帝与太皇太后的



关系,实是曾孙与曾祖母,应该称为曾太皇太后,那有曾孙在位而由曾太皇太后来听政的道理?如果要太后听政,那应该是哀帝之后;应该由太皇太后听政,那就轮到成帝之后,无论如何轮不到哀帝时代的太皇太后。傅太后能听政而太皇太后不能听政,便是这个道理。哀帝死,太皇太后密召王莽驰车入宫,太皇太后先起歪主意,王莽乘之,因去了哀成二帝之后,使太皇太后能稳坐宫中,这是王莽姑侄二人的奸计。以太皇太后听政,清慈禧太后尚有所不为,故以光绪入承咸丰帝的大统,仍以太后垂帘听政;但一千九百年以前,王莽姑侄已悍然为之,而当时竟没有人加以非议,那便是因为王莽已有很高的虚誉,而哀帝六年之中的为非作歹,加上董贤的无耻,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对王莽已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的企望,所以王莽第一着狠棋,竟无人指责,以此造成王莽独裁专政的新形势,后来便连他的姑母也没有办法制止他了。

王莽再度秉政,他的狐狸尾巴已经明白地显露了出来;可是他还在假仁假义,对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加以笼络。当时的名儒孔光,曾在三朝为相,太皇太后对他甚为尊敬,在士大夫阶层中,也深得人望,百姓对他的信仰也很普遍。王莽虽已大权独揽,仍思利用孔光的名望与地位,来推行他的阴谋诡计。他运用孔光,一面表示对孔光的尊敬,一面却对孔光的女婿甄邯予以拔擢,保举他担任侍中的重要职务。甄邯实在不是一个东西,他在王莽那里得到了一些好处,便甘心做王莽的走狗,凡是王莽所要做的事,或所要去的人,王莽常常暗示甄邯,利用侍中的职位,假传太皇太后的旨意,讽示大臣,奏言其事,王莽却以第三者的地位,向太皇太后报告;太皇太后如有不同的意见,则以大臣之意,向太皇太后作要挟,太皇太后也只好牺牲自己的意见,屈从王莽的要求。所以王莽的为非作恶,都是假手于他人为之。他的把持朝政,诛戮异己,任用私人,实较王凤为尤过之,但是他的恶名,初不如王凤之甚。他如果自己想要升什么爵位,也用这一套办法,太皇太后照办了,他还做出虚伪的谦让,如稽首涕泣固辞等类的假动作,弄得太皇太后还仍以为他的侄子真是一个出于真诚的谦辞,这个伪君子的真面目,只有他的几个心腹人才知道。当时,他的心腹人除了甄邯之外,还有甄丰与王舜、王邑、平晏、孙建等人。他运用这几个人作爪牙,剪除异己者,搏杀反对派,使太皇太后不疑,众士人与众百姓,也对他深信之。他还故意装出一副假道学的面孔,颜色严肃,吐言方正,好像他真是圣人一流的人物。



王莽除了利用几个心腹人与太皇太后之外，还利用儒家的学说与当时盛行的谶纬之说。儒家学说至孔子而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唐虞三代为政治的模范；而一般经生宿儒，则集中其精力于寻章摘句的文字解释，忽略经世致用的典章制度与微言大义。由于王莽出身儒家，故知尧舜禅让之说的政治运用；由于谶纬之说盛行，故阴阳五行说继之而兴，灾异祥瑞之说，亦作为王莽政治运用的资本。王莽动辄讲周礼，这是他吸引一般书呆子式的儒生的信仰，而他的运用，却在周公居王位以摄行政治的实现，那个时代的王莽，规行矩步，一切都以周公自居，一般儒生又从而附和之，以为周公复生于汉世。

其间另一促成王莽篡位的媒介，就是阴阳家与谶纬说的纷纷以假造的祥瑞之事，作为天命攸归的报道，成为王莽晋爵的根据。王莽又暗中要益州刺史想办法，邀塞外蛮夷入贡，自称越裳氏，重绎而至，献白雉一，黑雉二，于是群臣包括士大夫、经生、阴阳家、谶纬家等，都向太皇太后盛称王莽功德，宜封安汉公，益封二万八千户，而王莽则推其功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等，太皇太后因封莽及其所推诸人。莽故作惶恐，不得已状而受封。王莽之奸恶与儒生之无耻，至此已暴露无遗了。太皇太后其时实际已徒有最后决策的名义，但王莽犹恐其掣肘，乃策动其爪牙，上书言太后年事高，不宜亲小事，因得太后之诏，除封爵外，他事均由四辅决定。四辅就是王莽、孔光、王舜、甄丰，孔光等都是王莽的应声虫，而莽仍谦恭下士，明为广征众意，实则笼络赞成者，排斥反对者，王莽至此，实与汉家天子无异了。

王莽对平帝，自始即防制之。最初，他怕的是平帝的外祖家因平帝而夺其权，所以他奏请太皇太后封平帝生母卫姬为中山孝王后，封平帝的舅舅卫宝为关内侯，皆不得入京师，使平帝母子不得相见。这件事连王莽的大儿子都反对，乃暗中与卫宝联络，要卫太后上书言国事，因需当面奏对而入京。王莽仍然不答允，王宇知道王莽好鬼，因和他的舅子吕宽夜中作鬼怪以惊王莽。事机不密，被王莽所知，乃杀王宇，灭卫后家，乘机诛戮素来不附和王莽的人，达数百之多。王莽的奸恶，始为天下人所共知。及平帝年渐长，以生母冤死，恶王莽，王莽乃乘腊日进酒的机会，置毒其中，平帝不久毒发而死。王莽还假惺惺地效法周公，向泰畤神面请求代死，置敕文于金滕而置于前殿，并戒群臣勿言。平帝无子，王莽乃征宜帝的玄孙辈，择年仅二岁者立之，称为孺子。刘庆因上书言“皇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汉公摄行天子事，如周公



故事”，群臣跟着向太皇太后建议，太皇太后这才知道王莽对汉家政权的危险，但大错已成，独力难制，不得已乃命居摄政践祚，如周公故事。王莽的爪牙，复请王莽“服天子冕，背斧依于户牖之间，南面朝群臣，听政事，车服警蹕，臣民称臣妾，皆如天子之制；祭赞曰假皇帝，臣民谓之摄皇帝，自称曰予，平决朝事，常以皇帝之诏称制，朝见太皇太后、皇帝、皇后，皆复臣节”，太皇太后也只好照办了。

王莽这样存心篡汉，已经昭然若揭，于是宗室安众侯刘崇、严乡侯刘信、东郡太守翟义等，宣布王莽毒杀平帝盗窃帝位的罪名，兴兵讨莽，三辅豪杰赵鹏等应之。这是讨伐王莽的第一支义兵。王莽得到这些消息，还表现他的假道学与假慈悲，每天都抱着两岁的小皇帝，祷于郊庙，群臣因复进曰：“昔周公摄政，而管蔡挟禄父以畔，今翟义亦挟刘信而作乱”，“不遭此变，不章圣德”。这帮不知廉耻为何事的腐臭儒生，仍以周公视王莽，引经据典，硬要把周公这顶圣人的帽子，往王莽头上扣，真是对周公的莫大侮辱，也是对圣经贤传的莫大曲解，当时儒家的无聊，实可扼腕。义军不幸而被击败，王莽也自己得意地以为“得天人之助”，乃“威德日盛”的结果。孺子接位的那年（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二月，蜀中梓潼的无赖人哀章作一铜匱，分成两简，假高帝灵以献王莽，王莽乃至高庙，拜受金匱之禅，即天子位。建国号曰新，改元始建国，废孺子为定安公。他的假周公的面具，至此揭去，显露丑恶的真面目。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那就是当王莽假仁假义以沽名钓誉的时候，书生出身的儒者，或被其所愚而误被利害，也未尝无此可能；如果是如此，则在王莽篡汉时，他们应对出处进退，有大节大义的表现；然而那些与王莽沆瀣一气的儒者，没有一个表示凛然的大义。那个时代的儒者之无聊无耻，为天下后世所唾弃，乃其应得的诛伐。

所以道德重实践，而不重在理论之了解，知道德之可贵，借道德的外衣以欺世盗名，是为伪君子，伪君子对世道人心的影响，实较真小人尤为恶劣。后人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使当年身便死，一生名节有谁知？”年岁给周公以表白卓越人格的机会，给王莽以遗臭万年的惩罚，天道毕竟有其公道的。

作者特别要把王莽外披圣贤之衣，内藏篡逆之谋的一套，特别加以揭露，是要我们读者明了道德在实践方面的重要，伪君子可欺人于一时，决不能欺天下后世，到后来身败名裂者还是他自己。王莽这个恶贼，在我国历史



上开倡一个恶例,那就是他自居高位,在孤儿寡妇手中,攘夺政权的那种坏风气,东汉之亡于曹氏,曹魏政权之亡于司马氏,司马氏东晋政权之亡于刘宋,乃至南朝的宋、齐、梁、陈,北朝的高齐与宇文周等无不如此。周公的好风气传不下来,而王莽的坏风气影响达数百年之久,足证道德之提倡不易,而势利小人之结合太易了。此伦理道德之提倡,所以为济世的良药,其故便在于此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实行文化复兴,提倡伦理道德,其关键在实践二字。今天,作者得能诛伐王莽这个大奸恶的假道学,心头乃不禁为之一畅了。

王莽建立其新朝政权于公元9年,至公元23年而被杀,先后达十五年之久。换言之,王莽如果能够在他的十多年篡位期间,好好的、真正的勤政爱民,除去他得国时虚伪的一套,他的政权未尝不有延续的可能。可是,在他建立政权以后,却是做了许多无聊的改革和封了许多与迷信相应的官,如无赖人哀章由于献了两节储高皇帝位的铜匱便封为四辅之一的高官;有一个叫做王兴的,本来是城门令,另一个叫做王盛的,本是卖饼人,类此者凡十余辈,都因为他们的姓名或面貌与符命相合,从布衣顿为高官。王莽好古制,因把汉代的官,都回到唐虞三代之旧。他对元成后裔,仍不放心,把他们禁囚起来,就是囚所里面的人也不能相语。地方制度,也以周礼之名名其官,如置卒、正、连、率、大尹,以后每年都有变更,弄得大家无所适从;而改来改去,有的还是恢复了旧名。他又行井田之法,把土地收为王田,不许买卖,有非议者,则投诸四裔,因而造成社会秩序之大混乱。又将酒、盐、铁器及山泽所产之物,皆课以税,因而造成物价的腾高。他的封爵,都是一纸空文,并没有封邑,诸受封者都在京师领饷,月不过数千,生活困难,致有为佣以自给者,因而造成士大夫阶层的愤慨。其官吏也有职无禄,不能生活,各以职务而求贿赂,官常宦箴扫地以尽,百姓对王莽政权,因而大为不满。王莽又恐汉室宗亲将不利其伪政权,乃以陈良、佟带等以汉大将军降匈奴为借口,凡姓刘的,都一律罢官,刘氏宗室有封爵者,一律削职为民,汉家子孙受到种种的苦虐,民间反同情他们,于是形成人心思汉的一股难于抵御的时代潮流。所谓人心思汉,由于汉自元帝以下,皇室都成傀儡,其败德为恶者,皆非刘氏子孙,百姓们因为对王莽的不满意和痛恨,因而反对汉家政府发生好感。这是刘氏政权之得以复兴的基本因素。

王莽虽自以为笃信古制的人,实际上他对时代的进步,和政治跟着前进



的趋势，一窍不通。附和王莽，狼狈为奸的许多儒生，也都各怀鬼胎；而王莽又迷信特深，凡假造符命的人，都得封侯，略有人格，不肯以此为晋身之阶的，反受到冷漠的待遇。故王莽政权的基础，实在早已动摇，但是实际的崩溃，还是他内部的分裂和天灾的频仍，为爆发的起点。首先反对伪造符命封侯的是陈崇，时任司令，他认为“世间奸臣作福之路”，“宜绝其原”。他本是好意，但却遭王莽的痛恶，因而被治下狱，还牵连了许多人。还有一部分人力捧王莽，使加官晋爵，但并没有让王莽篡汉；及其篡汉，他们官已无可再加，爵也无可再进，又不愿伪造符命，以与新贵相竞；更鉴于人心思汉，反莽运动，已经成为一股大潮流，他们也恐怕将来发生不幸，于是对王莽及其新贵，都有点儿不敢高攀。甄丰原是王莽的死党，因为素性刚强，有不满的表示，为王莽发觉，因而又罗织成为一个狱案，杀死者数百人，放逐者尤多。王莽更喜欢别人攻讦其大臣，连王舜都内怀恐惧而病悸以死。其倒行逆施的结果，是他旧日的政治盟友，或死或逐，政治的新中心尚未建立，旧中心先已解体，这是王莽政权无法维系的另一主要因素，王莽自己也不知道的。

在王莽得意忘形的同时，他的家庭也发生了分裂与巨变。王莽的嫡妻王氏，生有王宇、王获、王安、王临四个儿子。王宇是在卫后案中被王莽所杀。王宇的儿子王宗，自己画了一幅像，穿着天子的衣服，被王莽发觉，惧而自杀。王宗是王莽之妻所宠爱的大孙子，至此对王莽不满，对爱孙痛哭，把眼睛也哭瞎了。王莽要他的小儿子在宫中侍养。侍儿原碧，原已被王莽所幸，这个宝贝小儿子竟也与原碧相通。王莽妻死后，王临与原碧相谋，欲杀王莽，以图自保。事为王莽所知，乃杀原碧埋在狱中，并赐王临自杀。于是王莽的嫡子，只留下王安一人，而王安不久也因病而死，王莽的罪恶，竟由他的嫡子首先承当，可谓是报应昭彰，历历不爽了。

王莽这个假周公，他做了许多倒行逆施的改革，已使天下人心，愤愤不平；但是他还不觉悟，还在做许多使人更为怨愤的事。例如匈奴，自西汉以来，总算与汉相安无事，其他许多中国的邻邦，也是如此。王莽忽然异想天开，要把以前汉家颁发给他们的印信收回，换发新室的印绶；有的小部落，他认为不宜封王而改封为后，把“印”字敢为“章”字，于是邻邦皆反莽，匈奴更称兵南下。痴心妄想的王莽，还不知道人心尽失，败亡在即，而要乘此机会立威，发兵三十万人，屯于边郡，偏偏边郡已发生大饥馑，兵不得食，只好向匈奴重重地纳了贿赂，勉强暂时解决了北边的忧患。他又妄想制礼作乐，以



为可以致天下太平，于是集合公卿，专门作礼乐的研究，致政事不理，讼狱繁兴而不得结，郡县官吏，益起贪墨，增加了百姓的愤怒。偏偏他又要想办法雪匈奴之耻，大量征取兵丁，以严刑峻法，迫人应征，违者皆斩，于是春夏农耕之时，丁壮多出，而被斩于市者又时有所闻。灾旱的情况，也一天严重一天，铤而走险的饥民，当时称之为盗贼，也一天多于一，终于造成了天下大乱。这样便另外行成一种亡国的典型，那就是因灾荒而酿成流民群，因流民群的窜扰而政府威信与社会秩序荡然无存，终而导致政权的变更。我们的农民，有安土重迁的习惯，故灾荒初起，尚不致背井离乡，总是忍饥耐寒的留恋着故乡，希望明年丰收，解决饥饿问题，所以偶尔的灾荒，尚不致造成流民。无奈上帝不保佑王莽，连年的灾荒，终于使大批的饥民离开他们的故乡，因而成为不可收拾的局面。

在王莽末年的大饥荒中，首先率领大批百姓向外乡流亡的地区，是在淮河下游的临淮、琅玕等地，江汉平原也发生类似的情形，诸如四仪、吕母（女子）、王匡、王凤、樊崇、刁子都、秦丰、迟昭平（女子），相率而起，率饥民流亡，无所得食，则继之以抢掠。王莽还以为他们是怕法律制裁，所以派人去赦免他们的罪；而不知道他们流亡抢夺的真正原因。使者还报“盗匪解而复合”，是因为“愁法禁烦苛”，“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五铢钱换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贼”。这种报告，实际上尚未尽言百姓为“盗”之故，而王莽已经大怒，报告人都遭免职的处分；但是如有报告，认为此系骄黠之民，依法当诛，或捏称消灭不远，王莽则大悦，作此不忠实报告的人，便得到升官的报酬。青徐二州牧田况，荆州牧费兴以招抚为原则，所得效果甚佳，因而建议“民非乐为盗寇，请用招抚”，王莽大怒，免他们的职，反派太师王匡、将军廉丹以十余万人击之。这些部队，到处剽掠，民苦益深，因而为之谣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王莽部队之不济与误事，由此可知。此皆王莽盗名欺世的恶果了。王莽对于那些常称盗贼蜂起的写实报告，偶尔的问问中黄门王业，王业说他们是流民；而这个巧黠的恶奴，反在市上买了些高粱、猪肉，向王莽说：“居民食盛如此”，于是王莽更加不理睬饥民，而一心一意地从事于讨伐工作。这个恶贼真是昏聩糊涂，达于极点。“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先使之疯狂”，王莽这个时候的行为，真是一个形将毁灭的疯狂汉。“人心思汉”便在那个时候成为更普遍的思潮。